

三十五年前，我们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中文系80级的同学们，入学后方知，是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西配殿里上课。不管怎么说，能在古代皇帝的太庙里上学，我们都是很神气的。后来，《北京日报》的一篇报道，称我们在太庙里读大学的学生们是“紫禁城里的大学生”。第一天上课前，同学们陆续走进教室，自由选择座位。

我在教室内的中间部位挑了一个课桌，坐下了。慢慢的，我和座位前后左右的同学熟悉了。记得我的旁边是张尚强，前边是原亦明和女同学李欣，我的后边是刘水生和女同学于红。这样的课桌排位以后就相对固定下来。

我是骑车上下学的。我发现，女同学李欣有时也骑自行车，而回家的方向和路径跟我完全一样。于是，我们很自然地骑车同行了。她家住缸瓦市那边的兵马司胡同里，我家是在离她家不远的十八半截胡同里的南千章胡同，所以骑车正好是一路。她说平时坐车，因单位离家很远，偶尔或是我们在上晚课时才骑车。李欣是那种很有现代感也很健谈的女同学，跟

挥之不去的心结

□刘晓川

她说话我觉得很有趣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，我们聊天的内容多是国事、家事、理想、人生等多元话题。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，骑车的路程并不觉得远，也不觉得累。有时学校上晚课，下课时已经很晚了。于是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我自觉地陪她在黑影幢幢的胡同里骑车，一直送她到家门口，告别之后我才掉头钻进更加黑暗的小胡同。

后来，毕业了，各奔东西，很多同学也奔赴了新的工作岗位，联系很少了。

我那时调到《北京日报》文艺部工作。记不清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还是九十年代初，一天我正在崇文区文化馆干事，忽然接到我们单位领导传呼我的BP机，要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一件东西。我骑上车就循着二环路往西疾行。

待我骑到长椿街十字路口的东边

时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是李欣。她站在十字路口自行车道的尽头，眼睛好像在看着远方。我下意识地捏了一下车闸，可是她好像并没有理我，还是注视着远方。我因惦记着去办事，就松开车闸往前继续骑了下去。一路骑一路想，李欣是在等人吗？她是在等谁？是在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也许……她是坐车时，从公交车上看到了我，然后特意下车跑到那个地方，想跟我说几句话，可是她矜持的性格使她不愿意开口。那么说，她是在等我吗？想到这儿时，我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，是我不对了，是我失礼了，是我用那个狗屁重要事情，掩饰自己没有停下车与老同学相见的理由？

我急忙掉头在便道上往回骑。掉头的地方好像快到中央音乐学院了。我哈下腰，铆足劲骑着，一边骑一边想，李欣你可别走啊，我好像都听到

你的话了：嗨！刘晓川，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你了，毕业这么多年你好吗？于是我就连珠炮似的对李欣说，是啊是啊挺好的，还记得咱俩骑车同行吗？你现在在哪儿还在原单位吗？你好吗？

我飞也似的骑到了长椿街十字路口自行车道的尽头。李欣已经不在了。我到处寻看，希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看到她，可是哪儿都没有。我用手背擦了一把汗，懊悔的心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都赖我啊，让我错失了同学！

往事如烟，物是人非。后来我家搬到德胜门外，又搬到现在的西客站南路。我后来不知听谁说，李欣出国了，去了哪个国家不详。许多年以后，我路遇李欣而又失之交臂的往事却每每忆起，让我自责，让我羞愧，以至后来上下班多次路过长椿街路口，总会下意识地看看那李欣曾经站立过的地方，也不知她现在哪里。这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心结。

记忆总是美好的，因为杂揉了我的情感。三十五年前，很多为人处事现在回过头看，是那么不尽如人意，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。



散文诗

黄金屋

□岳涛俊

浪漫金秋，碧空万里，晚霞的余晖，染红了日落的天际。恋恋不舍的余晖，渐渐地转向西半球。

怀有梦想的伙伴，不顾一天的劳累，胸揣远大抱负，披星戴月，踏上听课的路程，踏上时代的快车道。

人的一生，要靠勤奋，要有理想；有梦想，才有目标；有梦想，才有未来。收获来自于勤奋，正所谓：“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”。世界上任何事业，都要有人去做；世界上再高的巅峰，有人选择退缩；而有人不畏险阻而去攀登！我想，这就是勇气，这就是目标，这就是方向。

人生似如大海，蔚蓝浩瀚的海洋，会有汹涌的浪潮。但有人失去挑战的信念；而有人勇敢去选择搏击；有追求远大理想的人，一定会乘风破浪，扬帆启航，达到心怀梦想的彼岸。

人生似如蓝天，有的人选择享受阳光的安逸温暖，碌碌无为；有的人坚韧去选择搏击湛蓝的天空，哪怕狂风暴雨，哪怕乌云密布，心怀梦想的人，他会驾起理想的飞船，翱翔太空，探索宇宙的奥秘。我想这就是选择，这就是走向成功的阶梯！

人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光阴如梭，日月轮回。失去的昨天，无法挽回；今天的宝贵光阴，且贵且珍惜；明天就在前进的路上。不同人生有不同的选择；不同的梦想有不同的结果；不同的努力则有不同的价值。“天道酬勤”是最好的天平。我想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价值所在。

伙伴们，上课的铃声，已铛铛响起，我们正在前进的路上。让我们共同携手，抓住机遇，乘势而上。朋友们，奋斗吧，未来的“聚宝盆”属于你们！



室雅香韵 良言画



散文

中秋的味道

□谢新

她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节日，因为我们可以盘点心中那来之不易、沉甸甸的收获。

九十年代我已经做了母亲，有了家住外地的公公、婆婆。中秋节前夕，散落在天南海北的一家人都会拼命地奔向故乡。在回乡的车上人挤得前心贴后心，可心里是踏实的。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一定要在月亮升起之初，赶到二老的面前。

如今的中秋有着更丰富的内容：旅游出行、休闲购物、走亲访友、朋友欢聚……对于九零后的女儿，哈根达斯冰淇淋月饼已经没有诱惑。她在寻找新的口味，她热衷在“中秋”大减价的浪潮中购

物、忙着计划出国旅游。而年近花甲的我，拎着一盒象征团圆的月饼带着老公和女儿，走近父母和亲人期盼的目光里，投入到充满温馨的天伦之乐的怀抱中。和家人聊聊天、叙叙旧，安安心心地吃顿团圆饭，这样简单质朴的幸福便是永久的中秋情结，那中秋的味道温馨无比。

时光流逝，物是人非，那些曾经鲜明的片段在岁月的冲刷下渐渐褪色，可过往中秋的味道竟还是那样历久弥新，她穿越层层叠叠的回忆，抵达那一个旧日美好的瞬间。也正因此，每个中秋的到来，我们都能重温那曾经拥有的味道，中秋的味道……

岁月的种子

□赵德印

凉爽秋风的谜底
融合时光的记忆
漂泊山谷 漂泊山脊
让燕山的藤蔓攀援交织
将岁月的种子拾起

云蒸霞蔚 周而复始
每天都在记录往事
将光阴刻痕印记
让春夏秋冬的日子
和爱一起甜蜜

饮一杯牵手果汁
让激情的心扉再次活跃
掬起前人珍藏的种子
连同我诗的文字
一并花落的土地

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”童年记忆里的中秋节最香最甜、最有味道。

六十年代的中秋节，我和弟妹们穿新衣、吃美食，奶奶把平时攒下的零食和水果全都端了上来。待圆圆的月儿升起，奶奶才隆重地端上那盘圆圆的月饼。吃月饼，看月亮，把中秋节的气氛推向高潮。又大又亮的月亮下，我们不懂得欣赏，只会在晚风的轻拂中，听着奶奶讲关于蟾宫折桂，嫦娥吴刚的故事，在奶奶的怀抱里香甜地睡去，中秋的味道是甜蜜的。

七八十年代过中秋，我们已成长为年轻的工人、农民。过中秋虽不再像儿时那样虔诚那样雀跃，但